

北京爷们儿

系列之一 天痴

天痴

庸人著

从情官生您
今天场场意就
开始风云幕变儿
清了无化了

作家出版社

北京

爷

们儿

系列之一

无聊

庸人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痴/庸人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8

(北京爷们儿, 1)

ISBN 7-5063-2153-X

I. 天… II. 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0058 号

天 痴

作者: 庸 人

责任编辑: 白连国

装帧设计: 汇昌广告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12

插页: 3

版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53-X/I·2137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从 今 天 开 始
情 场 风 云
官 场 内 幕
生 意 场 变 化 无 常
您 就 门 儿 清 了

作者介绍

庸人（刘军）是北京近年新崛起的新锐作家，其作品《外地人在北京》《千面网虫》《动感车迷》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作品特点是可读性强，直接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有极强的市场意识。作者文风粗旷、幽默，是典型的京味作家。

《北京爷们儿之一·天痴》是系列小说

《北京爷们儿》的第一部。本书是反映90年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是写给男人看的粗旷作品。作者通过多年积累，以近乎自传的形式和调侃的京味语言揭示了社会的一个层面，并为90年代道德沦丧的状况倾注了大量笔墨。文中的大部分人物几乎都在道德与欲望之间徘徊，而所谓的高风亮节者不过是在明哲保身。小说在写人的同时也大量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令人关注的话题，如工程项目中的黑箱操作、外企职工的心态、三陪小姐们的生活、企业里的勾心斗角等，很多现象为文学作品极少涉及。

目录

第一章 1

据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知道自己是混蛋，第二种人不知道自己混蛋。而坏事则大多是第二种人干的。

第二章 13

幸亏当时有这信念，要不还真不知道能否回来呢。在故乡的看守所，老子总不至于再守一个多月马桶吧。

第三章 27

我就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用小刀把张大爷苹果树的树皮都给扒了，树干光溜溜的，手感非常好。

第四章 43

暗红色的天宇下，小县城影影绰绰，星星点点的灯火指引着街道的走向，阴冷的风从山里吹过来。

第五章 61

川北的贫困闭塞是大部分城里人无法想象的。可偏偏山区的人口密度又出奇的大，俗话说“省灯费炕席”。

第六章 75

其实男人的心又何尝不是水做成的？因为他们的心会沸腾，也会结冰，会湍急如瀑布，同样也会止如死水。

第七章 91

偶尔街角有一、两条癞皮狗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瞧我几眼，便又沉沉睡去。

第八章 105

现在的互联网的效率是提高了，只是少了点人情味。

第九章 119

她站在高塔下，肩膀抽动，如桃花带雨，寒梅挂霜。

第十章 133

我双手合十。“真庆幸！十年后，没准你们都拿手走道了，我还得现学。”

第十一章 151

有个脑袋像插了无数支小标枪的女子，站在楼梯的木制栏杆上唱歌。

第十二章 167

猫眼里猫顺眼，狗眼里狗迷狗，就看你拿什么眼看世界了。

第十三章 185

上辈子他肯定是只绵羊，夏天吃草，冬天剪毛，无怨无悔地热爱着生活，他对野兔子的日子嗤之以鼻。

第十四章 197

其实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死去的一天，岁月从来不会复制自己，它创造着光明与黑暗，欢乐与悲哀，

目录

第十五章 211

宠辱不惊本是天地真义，世界没有道德可以沦丧，因此永远伟岸。

第十六章 225

桥下一段江面呈黑绿色，岸边堆着小山似的白色泡沫，仔细看去，甚至能看出有的泡沫下面还“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儿呢。

第十七章 241

我走进包厢时差点以为自己到了香水店呢，暗红色的灯光和呛人的香味使人产生种晕眩感。

第十八章 251

超越男女其实也就是超越了人生，超越人生，人类存在的价值便将经受考验了。

第十九章 269

我听到不少家伙嘴里骂骂咧咧，不干不净，他们的脸都象冬天的破门帘子，又冷又阴，一时半晌是掀不起来了。

第二十章 285

送走他们，我疾步跨进指挥部的大门，门洞阴森瘆人，似怪兽嗜血的巨口。

第二十一章 297

屋里像个什么遗址，希奇古怪的竹椅木雕错落无章地摆放着，还有更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新鲜玩意儿小山似的堆放在一起。

第二十二章 315

雁阵南去，大雨东来，本是极自然的现象，而现在看来却异常新鲜。

第二十二章 331

人哪！永远只记得自己吃亏的事，至于占便宜自然是再应该不过的。

第二十四章 347

我似乎感到冥冥中有人在笑着，笑我们这对傻瓜打发时光的独特方式。

第二十五章 361

早晨，我是把自己笑醒的。我坐起来抽烟时，脸上的笑纹还没平复。

尾声 377

我一辈子走钢丝，什么样的世界里都没我的位置。

北京



据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知道自己是混蛋。

第二种人不知道自己是混蛋。

而坏事则大多是第二种人干的。



天痴

庸人著

在押回北京的路上，好几次我都想从车上跳下去。然而面对疾驶而过的路基，深不可测的沟壑，巨大的、棱角锋利的山石，我还真没那个胆子。再说狠着心跳下去，摔死当然好，摔个半残可怎么办？老爹老妈的一番心血岂不就白费了？他们坐着硬板自费从北京跑到四川，上下打点，做尽人情，一万多块钱扔进去换得下三滥的儿子回原籍服刑，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少受点罪吗？这么跳下去，那万把块钱岂不就喂狗了？喂狗还能听声叫唤呢。

据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知道自己是混蛋，第二种人不知道自己是混蛋，而坏事则大多是第二种人干的。就这个问题我跟自己探讨过好几次，最终楞没得出结果。现在问题简单了，进监狱的人难道还不是混蛋？全世界都认可的事咱们也就不再用再操心了，至于大家什么时候知道我是混蛋的？自己也说不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春节从北京回来之前，大家肯定都知道了。

我在北京站上车时，心情就挺复杂的。倒不是临行时老妈再三嘱咐自己，千万不要惹事生非。而是刘萍的不辞而别，让我感到某种不祥。

这回特地买了张早晨过秦岭的车票。公司的施工基地就在秦岭南坡不远的一座小县城。

火车五点多钟到宝鸡。我把头伸出去，清冷的山风吹进肺里，那种淡淡的甜意很有益消化，不一会儿肚子叫唤了，吃方便面时我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一直想看看秦岭深处

是什么样子，可路过了几回都是在晚上，影影绰绰的屁嘛儿也没看到。而从工地远远望去则山影朦胧，云雾缭绕。独自进山等于送死，同事又没人有这份闲心。这回总算如愿以偿了。

不久，列车像位负重过量的壮汉在爬坡，声如牛喘，行进艰难。内燃机的吼声越来越粗重，车体也随着山势迂回而叮咣叮咣地晃悠，车厢间由于受力不均“咣咣咣”地相互撞击，杯里的水好几次都差点洒到裤子上。“钢铁要是能出汗的话，现在就能洗澡了”。我暗自琢磨着。

我倚在车窗边，一幢幢峭立的巨峰急速向列车撞过来，人们都不自觉地侧着身子。巍峨、壮丽、层层无尽的峰峦无边尽地向天外延展着。几搂粗的参天大树此刻如小草般柔弱，而远方山谷里湍急的巨流竟似小溪般偷偷摸摸地穿行着。天空呈现出鲜红的色彩，艳丽壮阔的朝霞似大山的锦被，于山峰间铺展。群峰没有边际正如天空没有边际，几处拔地而起的巨峰似利剑，刺向天空，那削石迫云的锋芒连太阳也不得不躲躲闪闪，刚一露头就又被削去了半张脸。

列车呼啸着，怒吼着，喘息着，奋力在重林巨莽间辟出条风的走廊。我的腿甚至在瑟瑟颤抖，刚驶出一个山洞还未见到阳光，“呼”的眼前又是一片黑暗，而列车再次奔出时，脚下的万丈深渊还没让人惊出汗来，视野便又闯入阴暗的密林，树枝密密麻麻地遮住天空，焦黄的树叶在路基边飞舞着。“过山车！大过山车！”我的心揪了起来。游乐园的过山车算得了什么？怪不得特快车夜里才过秦岭。蜀道，真是难！听说这一带还有古代人用木桩子打出来的、几百里长的栈道。这玩意儿不比修铁路还难？怪不得日本鬼子打不进去，而那么多四川姑娘

铁了心地要出来。

想起四川姑娘，我就很自然地想起刘萍。她中途下车，为什么连声招呼都不打？没得罪过她？想不出其中原委，而她纸条上留给自己的话又根本不能信。车轮突然“吱吱”怪叫几声，脚心麻酥酥地难受。小县城快到了。

我所在的铁路工程建设公司在川北施工，基地就设在小县城城郊。小县城像所有南方小城市一样，喧闹、嘈杂，满地都是泥坨子般的破皮鞋。自从玉玲回北京后，小县城的大街小巷我已经摸得烂熟了。几乎每天晚上咱都跑出去喝几口，城里几家像样饭馆的老板都认识我。

走出车站没多远，我便看见西关饭馆的老板骑着满载猪肉、蔬菜的三轮车，慢悠悠地过来。还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老板已看见我。

“回——回来啦？！”老板的嘴咧得倍儿大，活脱一副哭相。也没等我搭腔，他便狠蹬几下车，急忙拐弯跑了。

“这家伙吃错药啦？还是丫头让人拐跑了？”我挺奇怪，他为什么绕路回去？不一会儿我又看见阿三，阿三是刘萍矿上的小伙计。平时见了我点头哈腰，巴结起来没完，今天倒好我还没开口，他就跟见了鬼似的掉脸就跑。我大张着嘴呆在当地，本想问问刘萍的去向，可狗阿三连影儿都没了。怎么回事呢？难道今天是四川人什么特定的节日？不能跟外地人碰面？

我气哼哼地往基地走，已经不存在同熟人打招呼的奢望了。的确又碰上几个，可个个都跟见了债主似的大老远就躲。快到基地时我已气得牙根痒痒了。

春节刚过，同事们都没回来，伙房冒着烟，那是徐姐取暖用的。如果不是急着想见刘萍，我也不会这么早回来。

“徐姐。”我推开伙房的门。

“方——方路？”徐姐是基地管伙食的，四十来岁，人缘特好，平时总给我们这帮懒鬼烧洗澡水，这回为了点高额加班费特地留下来看摊儿。而此刻徐姐本来挺和善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努出来了。

“徐姐，你怎么也这样？偷辣子吃了吧？”我打着哈哈，却自己也笑不自然。使劲抹了把脸，也觉不出有什么东西。

“你——你，你小子怎么还敢回来？不是大姐说你，现在的年轻人胆子大得都邪乎！我们那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你们也能做得出来？太没谱了！咱们单位还没出过这种事呢——”

“您慢点，您慢点。”我真怕她一口气上不来噎个好歹。“唱的哪出啊？咱们工程质量出问题啦？砸着人啦？”

“砸着人有头儿管，你负什么责？”

“就是啊！那您干吗呀？”

“你——”徐姐突然扒着窗户向外望了几眼。“你他妈还不赶紧跑？”

“跑？为什么呀？”我也突然觉得事情不太妙，脸上涨得难受。

“前天来了两个警察。”徐姐又向外看，脸上的肉直突突。“专门来找你的，还说要去北京逮你哪。”

“不对？！”我根本不信，咱打砸抢的事从来不沾，警察吃饱了撑的，找我干什么？“咱没犯事。警察肯定找错人了。”

我此刻终于找到一路上大家有意回避自己的原因。

“怎么抓不错别人呐？你小子还不快跑？”徐姐伸手向外推我。

“您别一惊一诈的好不好？”我被徐姐推着向后挪。可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基地外面传来“哒哒哒”的摩托车马达声。两个警察很威严的出现在基地门口。我呆立着没动，难道这是真的？警察来到面前，由于个子矮，不得不仰着脖子看我。“你就是方路？”

“啊！？”我扭脸看看徐姐。徐姐已经面无人色，嘴唇煞白了。她可能头一次见这阵式。

当晚我被带进审讯室，这时我早定下神来，倒是对面的大灯照得脑袋发昏。

审讯员是位三十来岁的川籍民警，有着典型四川人的圆眼睛，宽腮帮子透着狡黠、暴躁。他旁边的书记员明显是个新兵蛋子。

“你就是方路？”本来挺严肃的语气夹进了川味，显得不伦不类。

“是。”我真是严肃不起来。“我保证你们是抓错了人。”

“少废话！”书记员先急了，他拍了下桌子。“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看你油头粉面的就不像好东西。”民警拿笔点着我。“我们会随便抓人吗？”他斜了书记员一眼。

此时我已适应了灯光，不禁仔细瞧了审讯员几眼。这家伙圆头圆眼，短胳膊短腿，挺细的脖子顶着大盖帽，活像个前清

的轿夫。“那你们抓我总该有原因吧。”

“你自己做的事会不知道？”

妈的，徐姐也是这么说的。我极其恼怒，咱明戏，这叫诈，有事没事先诈一诈，胆小的没准连十年前随地吐痰的事都得说出来。“我什么也没干，也没工夫跟您斗嘴！”

书记员看了审讯员一眼，他显然没听懂我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审讯员的脸上闪过一丝诡秘的微笑，他的话居然也是笑着说的。“坦白从宽，抗拒可要从严，我要是提醒你，可就不算坦白了。你自己想想清楚，看样子你也不傻！”

“我傻！咱要是不傻的话，还用您苦口婆心地开导吗？”我更觉可笑，这帮家伙肯定是抓错了人，又不好意思认错，非整出点事来下台不可。“我什么也没干，总不能给自己编排罪过吧？人民警察爱人民，就是抓错了也是工作中的无意过失，劳动人民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他？”审讯员指着，龇牙咧嘴，嘴里还发出“啧啧”的声音。他向书记员挥挥手。“给他读读。”

“方路，男，二十二岁，北京人，铁路工程建设公司川北项目部施工员。”书记员眼角扫着我。“没错吧？”

我歪着脑袋听，真糊涂了。“没错，可什么事？”

“这小子快气死我了。铁嘴钢牙！”审讯员从桌后窜了出来。“你不就是北京来的吗？再不交待，看我怎么收拾你？”他本来想给我一记耳光，可手到中途又缩了回去。

“警察同志！”我摇摇头，极其诚恳地说：“警察同志，真是求您了。咱们无怨无仇，我这人从小就老实，经不起吓唬。咱一不偷二不抢，不杀人不放火，连工地的一颗钉子我都没偷

着卖过。您好好查查，没准是抓错了。咱不是那种人。”

审讯员连晃了七、八次脑袋，大盖帽差点掉了。“我，我他妈得去趟厕所，这小东西！这小东西！”他骂着摔门而出，看来是气坏了。

“你的同事脾气太大了！”我向书记员笑笑，他就跟没听见似的，眼皮都没抬。可能还生同伴的气呢。“一看您就是好人，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从书记员嘴里套出点话来。他很年轻，可能还没我大呢。

“实话实说吧，何必呢？”

“老天爷！怎么都是这句话，就跟哥们儿真干了什么似的。”我也急得快哭了，替人背黑锅的滋味不好受，怪不得当年在孟州，武二郎一怒之下斗杀十三条人命和狗命。

“你真不知道？”书记员有点信我了。

“我要是知道，明天哥们儿就让火车轧死，不留全尸。”

“这几个月，你除了施工还干什么了？”书记员提醒我。

“没干——”我的头有点大，舌头突然间萎缩了。“没干什么！”

“真的？”

“那！那也犯法？”实际上我已经明白了，可还是一灵未泯，刘萍应该不会出卖我，她为什么出卖我？有什么意义？

此时审讯员推门走进来。“想明白了没有？”他从门后找出块毛巾，狠狠擦着手。

“咱们就甭兜圈子了，您挑明了吧，到底怎么回事？”我的心在下沉，没心思再和警察斗嘴皮子玩儿。是福不是祸，该死头朝下，爱怎么着就怎么着。